



# 本草三题

□ 刘培国



## 榆树

窝、白菜帮豆腐渣窝窝头和馃子榆钱窝窝。计划经济年代，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苦，我家的饭食跟忆苦饭差不了多少，甚至觉得馃子榆钱窝窝味道还不错。只是为了忆苦的效果，窝窝里不放盐。盐是味道之宗，没了盐，粗粮难以下咽。幸好榆钱是甜的，结果是馃子榆钱窝窝被抢个精光，学生们吃得有滋有味。棒子面加米糠窝窝大都留给了老师。我看见老师们脑门子蠕动着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就是不肯瘦下去。听说老师往窝窝里加榆钱受到工宣队领导的批评，责怪不该把忆苦饭吃成思甜饭。这是后话。

榆树是好东西，榆树皮也是。鲜见大米白面的时代，人们以粗粮为主食，棒子面、地瓜面、高粱面辅以糠菜，勉强果腹，榆树皮变成了好东西。榆树剥去外皮，取下白皙内皮，晒干，早磨上碾成粉，蒸棒子面窝窝，榆树皮的润滑可以对冲棒子面的粗糙，使之便于下咽，不致被噎在喉咙眼。在农村，至今还有用榆树皮提取的黏液来打褂褂，代替浆糊，浆糊也是粮食，榆树皮黏液打成的褂褂纳成鞋底能踢倒山。

古代农业生产不发达，饥荒频仍，明代植物学家朱橚说，榆钱生吃也能熟吃，榆树嫩叶也能吃。他还没有忘记把榆树皮记录下来：“榆皮刮去其上干燥涩者，取中间软嫩皮，剥碎，晒干，炒焙极干，

## 月季

艳。看每一垄月季花下的名牌，更是美不胜收，莫奈、伊芙伯爵、马萨德医生、红色龙沙宝石、绒球门廊、自由精神、月月红、红双喜、粉和平、天方夜谭、仙王座、金丝雀、铃之妖精，不一而足。真是一个月季花的海洋啊！

月季的故乡在中国。传说神农时代即有人栽植野生月季，汉唐时宫廷花园有大量栽培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这样赞誉月季：“晚开春去后，独秀院中央。”宋代宋祁撰《益部方物略记》载：“此花即东方所谓四季花者，翠蔓红花，属少霜雪，此花得终岁，十二月辄一开。”说明宋时蜀地已遍植月季。南宋文学家杨万里云：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”“别有香超桃李外，更同梅斗雪霜中。”明代诗人张新诗云：“一番花信一番新，半属东风半属尘。惟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长占四季春。”历代诗人，或咏歌，或礼赞，都用月季来寄寓自己的心境和志向。

中国最早记载月季栽培的文献出现在山东淄博，即明代桓台新城人王象晋(1561~1653)的《二如亭群芳谱》，书中说：“月季一名‘长春花’，一名‘月月红’，一名‘瘦雪红’，一名‘胜红’，一名‘瘦香’。灌生，处处有，人家多栽插之。青茎长蔓，叶小于蔷薇，茎与叶都有刺。花有红、白及淡红三色，逐月开放，四时不绝。

捣磨为面，拌糠干草末，蒸食；取其滑泽易食。又云，榆皮与檀皮为末，服之令人不饥；根皮亦可捣磨为面食。”榆树浑身是宝，当下解馋，古代救荒，是本草家族派往人间的挚友。

今年仲春，我在朋友处吃到一桌全榆宴，榆叶炒鸡蛋、榆叶鸡蛋饼、蒜泥榆钱拌鸡蛋、榆钱窝窝、蒸榆钱蘸蒜泥、榆钱疙瘩汤、榆钱红萝卜丸子等等，无酒的宴席，也吃得汤酣耳热，思绪再次被拉回到从前。

一阵大风刮来，树身摇晃，有弹性的枝杈摇摆更甚，从一个极值到另一个极值，我贴紧树枝一动不动，像一条蜥蜴。我发现越是长在高处的榆钱越是肥胖，堆积在细枝上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末端优势。冒险向更高处爬去，会有很多枝杈供脚踩踏，只是增加了压断树枝跌落的风险。榆钱根本来不及撸，掐断小树枝丢下去，有人负责在地上捡。我感受到身体随树枝在空中平行移动的惊恐和乐趣。一瞬间，我恍惚感到自己挣脱大地引力，在天旋地转中凌空飞行。我差一点就变成一粒榆钱随风飘去，要是那样，今天的我可能是一棵五十多岁的老榆树了。

上树容易下树难。我不记得当年是怎么从榆树上溜下来的。那次历险爬树我对母亲守口如瓶，母亲要是活着，差五年一百岁了。



花干叶厚瓣，亦蔷薇类也。”月季被推举为淄博市市花。沿袭淄博月季研究的历史传统，淄博市林业资源保护中心建设了月季种植资源库，用来观察月季性状，与专业院校、科研单位合作进行新品种研发，最大程度保持了月季的多样性。

月季花争相怒放，万紫千红，四季常开，它们可是善解人意，把一个新时代打扮成了永恒的春天。往花海深处走去，见数十位花工、花匠蹲在田垄间忙碌着，有的在松土，有的在浇水，有的在施肥，还有的手持剪刀在修理枝条，不小心就会被利刺伤到。他们埋头忙碌着，见有人走近，抬起头，一脸的笑意和汗水。

月季，傲骨卓立而花香悠远，透着一股坚忍不拔的精神，一抔阳光水肥便能娇艳开放，装扮锦绣大地，绝无扭捏做作之态，这像极了朴实憨厚的林保人，像极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。

## 牡丹

菏泽的牡丹开了，我赶了个正点。在菏泽最大的牡丹园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绚烂的牡丹花，只有用陶醉来形容。可是我还是惦记着那个“陪嫁牡丹”。经过朋友的联络，终于与“陪嫁牡丹”的主角——百岁伉俪取得了联系。话不迟疑，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我来到了“陪嫁牡丹”之家。

这是市中心众多高楼掩映下的一处僻静的小院。走进院落，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站在屋前的敞篷下，正在注视着满院盛开的牡丹，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又见敞篷的另一端走来一位头戴礼帽、手拄拐杖的期颐老者，这就是100岁的李进华、97岁的李光照。两位老人看到我，随即和蔼地打招呼，请我在椅子上落座。我仰慕已久的两位主角，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眼前，让我瞬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第一回听说“陪嫁牡丹”是发生在皇家身上的故事。是说康熙皇帝将叔伯妹固伦郡主以公主身份，下嫁喀喇沁部蒙古贵族万丹伟征之子额琳臣为妻，将御花园中一株郡主最喜爱的牡丹作为陪嫁送给她，人称“陪嫁牡丹”。皇家的“陪嫁牡丹”不排除郡主有爱花之心，但不免掺杂了其他因素，唯有发生在菏泽城里的李姓家庭，对“陪嫁牡丹”已六代传承、精心呵护，才是对牡丹挚爱最具说服力的真情表达。

李进华，1924年出生，今年整整100岁。李进华姥姥家是曹州赵楼，她的姥爷、舅舅早年间“下广催花”。“下广催花”专指曹州牡丹花匠每年去广州培植、繁育和销售牡丹。每年过了八月十五由菏泽出发南下，春节时牡丹花开，卖了牡丹赚了钱，回到菏泽家中，正值家中牡丹花开。李进华和她母亲都是家中独女，母亲嫁到曹州何楼，带了很多嫁妆，其中就有牡丹。李进华也是家中独女，牡丹花也作为嫁妆从何楼来到了赵楼，一生相伴。算起来，从李进华母亲那一代算起，到李进华曾孙女这一代，这些陪嫁牡丹花已经整整陪伴了他们七代人。

李进华小的时候，父亲早逝，她从小生活在姥姥家，看着她的姥爷、舅舅、母亲侍弄牡丹，学到了照料牡丹的知识，也接受到家人对牡丹的一往情深。当她出嫁到李光照家，牡丹又成为她嫁妆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始终在开枝叶叶，六世其昌，开一段佳话。

李光照老人多少有点耳背，却十分热情，攥着我的手不放开。我目视着老人的眼睛，仔细聆听他浓重鲁西南口音的讲述。李光照，字建生，1927年4月生。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赵堂村人。出身于中医世家。系清代名医李章之玄孙。其曾祖父李景月、祖父李乔岑、父亲李养贞皆为一代良医，享誉一方。至李光照一代乃五世良医。李光照肄业于杭州中国大

学国文系。1948年入冀鲁豫革命干部学校政训队，后从事教育工作，历任菏泽二中语文教研组长、菏泽教育局中师函授学校教研组长、菏泽四中语文教研组长，编写过《中国函授语文》一书。1980年离休。离休后，受聘于菏泽地区中医院中医培训班任教，教授《医古文》。李光照暮年，老骥伏枥，仍愿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。为使先人之医术、经验、神效良方不致遗失，为救世人远离病难，遂继先人遗志行医。

在教授《医古文》过程中，李光照博览历代中医名家名著，对中医药性能深入研究，对先人留下的经验良方整理施用。特别是对中医四气五味的研究较为深入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医近二十多年，长于医治各种轻重疮疡尤以妇女乳病为多，如乳痈、乳癆、乳疔、乳癖等。其医者除菏泽外，遍及定陶、巨野、郓城各处，远至河南濮阳等地，经其妙手回春，无一人不愈。

李莹，1981年生，李光照长子李洪岭的女儿，菏泽学院教师，副教授，育有两个女儿，一个12岁，一个8岁。李莹研究生毕业后，和爸爸李洪岭、妈妈何久玲一起照顾爷爷、奶奶。她从爸爸那里学会了全套照看牡丹的本领，买来黄豆沤肥，一年三次为牡丹施肥。秋天，牡丹落叶之时，要扫尽落叶，不能让落叶入土，落叶入土会导致牡丹烂根。冬天，要给牡丹培土，防止受冻。牡丹是喜欢清洁的花卉，土质要好，环境要整洁，不喜欢过多的水，冬天如果下雪，要把积雪从牡丹花地里铲出。平素里，家家的孩子见了雪都是兴奋，他们家的孩子一下雪就担心，慌不迭地去除雪。有一年的冬天，雪下得很早，下了整整一夜，奶奶一宿没有合眼，第二天天不亮，就催着李洪岭赶紧清理雪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，千万别压坏了，千万别压坏了。春天到了，要松土、除虫、浇水。这些活儿，都是她和爸爸在奶奶的指挥下，带领最大的女儿贝贝一起做。2012年夏天，院子里的一棵大梧桐树被大风刮倒，砸碎了迎门的影壁墙，院子当央的一百多棵牡丹愣是没砸坏一棵，爱花之心，天亦佑之。

正在听李莹的讲述，一个乖巧的女娃娃从门口跑进来，铜铃般的声音喊着：“妈妈，我先去做作业了！”这是李莹的二女儿。我就知道，这花香之家，更是书香之家，几代读书人造就的文化气息在这个家庭中弥漫。李莹说，“今年，这个小家伙也开始帮着收拾牡丹了！”

菏泽牡丹美，美的是文脉，美的是人心！

双手抱住树干，左腿朝前用脚后跟向内发力，而右腿屈膝以脚面抵住树干朝外发力，双腿同时发力之际身体往上一耸，顺势挪动双臂，一节一节向上蹿升。我很快就爬到了高处，那里满眼是一摞一摞的榆钱……这是龙泉寺跟前一棵老榆树。它伫立在我的初中学校所在地峨眉新村与税务街住家之间，也生长在我一生的记忆里。

老榆树有成年人合抱粗，三十米高，今天想来应该有三四十年树龄。老榆树生有规则龟裂的树皮，离地十米左右开始生杈，一生再生，高举着一个很大的树冠。龙泉寺街是一个奇陡的坡路，南高北低。从北走进龙泉寺，老远就看见老榆树高耸入云，而站在龙泉寺南头，俯瞰之下老榆树是山凹里铺开的一片绿云。年复一年，我看见老榆树枯过又荣、简过又繁，终于在一个春天，我鼓起勇气爬过一回老榆树。

榆树生榆钱。童年中的榆钱镶嵌在一种食物里，食物的主体是馃子，吃那种食物的过程叫忆苦思甜。那是1971年，学校本来不宽敞的院落中间突然支起了一个炉灶、一个鼓风机，还架上一口大锅。忆苦饭有棒子面加米糠窝

走进铁山林场，满眼的月季花扑面而来，数也数不过来。

小时候，很少有花的记忆，庭院里除了鸡窝、石磨、土场、炭场，没有与美关联的事物。唯一的一次，我去到很深的云家后院，推开那扇破败的黑漆木门，一棵粉红色的鲜花在北墙根独自开放，仿佛一个仙客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云大娘见我欢喜，近前来告诉我，这叫月季，月月都能开花。她还说，要不是在这后院藏得严实，说不定早就被那伙人给拔了。原来，民族资本家出身的云大爷，研究栽培了多年的月季，曾经满院子都是月季，后来因花获罪，在运输合作社拉地排车劳动改造。我就想，满院子月季，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？啥时候叫云大爷给我讲讲月季花的故事。碰见云大爷，我央求过，云大爷总是笑笑。

后来，那场运动总算结束了。不光人家的庭院里，街头巷尾也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。我也搬离了童年居住过的云家大院。一个偶然的回去，还想去听云大爷讲月季故事，他却已经离开了人世。

40年过去了。来到铁山林场，整整50亩近千个品种、10万余株月季花次第开放。4月，正值花季，白色的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红色的，橘色的，复合色的，过渡色的，一丛丛一朵朵在阳光下开得娇羞鲜